



如果果/绘

## 岁月无声

◆卢淑梅

“铛”的一声，双层豪华有轨电车开始启程，带着我们穿越时空长廊，走进开平赤坎古镇。

古镇位于五邑侨乡中部，临潭江而建，因“赤土高地”而得名“赤坎”。此处原为荒滩，水网四通八达，人们沿河而居，货品交易

频繁，慢慢形成城市，并日渐繁荣。在没有路的年代，赤坎人为了谋求生计，唯有“父携其子，兄挈其弟”，漂洋过海做苦工赚钱。经过几代人艰苦卓绝的打拼，侨胞们纷纷落叶归根，回国置办产业，重建家园。20世纪初，司徒氏、关族两大家族竞相争辉，造就了赤坎的兴旺景象。如今，目之所及，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皆书写着一段繁华的历史。

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；繁花落尽，景物依旧。沿着潭江，一幅幅异国风情的建筑物成

排连片矗立着，各式各样的屋顶装饰，有哥特式、古罗马券廊式、巴洛克式……还有镶着五彩玻璃的木窗，钟楼和钟楼夹杂在斑驳的骑楼群间，中式的“金”字形瓦顶、铜耳山墙的岭南建筑也掩映其中。一河两岸的建筑物，中西合璧，风格迥异，宛如画卷般，静静地伫立在时光的角落里。

铛铛车沿着轨道，驶至街道的尽头，车头与车尾调换过来，继续前行。我们5个人排排坐在一辆长凳上，就如当年在校园那般亲密无间。虽然岁月无情地雕刻着我们的两鬓斑白，但同学间的那份真挚情感依然深深藏于内心。老同学学民多年前从广州来到开平，早已融入当地生活，成为新开平人。

滚滚红尘中，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小镇像一个舞台，从古到今，演绎精彩，热闹喧嚣。我们边走边看，聆听学民讲述小镇的前尘往事，虚实梦幻，令人不经意地融入其中，成为故事中的一角。恍惚间，传来红线女的粤剧唱腔，声声入耳，柔美温婉，如泣似诉。拐过街角，又看见武功盖世的一代宗师叶问，在雨中与人激烈格斗，一会儿，又听见他们谈论“见自己、见天地、见众生”三重境界……

下了铛铛车，我们走进美堂酒店这座古老建筑。民国风格的花纹瓷砖、复古木质家具，历史怀旧与现代艺术自然融合，绽放着别样的风采。在司徒美堂展览馆，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，展示了老先生传奇的一生，

令人缅怀那段峥嵘岁月的刀光剑影。

我们踩着发亮的青石板，与人群擦肩接踵而过，仿佛听见以前街边摊贩的叫卖声。在马仔豆腐角小店，味蕾的记忆顷刻被唤醒。一块散发着诱人味道的豆腐角，黄中带白，外脆内酥，百年的滋味令人回味无穷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店，童心未泯的云平拿起一个镇濠泥鸡端详。红色的鸡冠，鸡尾画上几根羽毛，鸡身是牛皮纸粘成的“风箱”，用手拉动和挤压它，就会发出一阵阵可爱的鸡叫声。

走过一道拱形小桥，我们在河畔小坐片刻，听听风吟，凝望流水潺潺，舟来棹往。婆娑的古树旁，高大的光裕阁楼显得特别瞩目。一大片的爬墙虎，枝枝蔓蔓，舒展自在，雨后显得青翠欲滴，像痴情的恋人，随意攀缘在阁楼的外墙上。

我沿着窄小的梯级，一层一层往上走，不知转了多少个圈，手心开始冒汗。上下楼与人相遇时，须互相避让，心平气和，不能急躁。其实，人生就像爬楼梯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有时向上，有时往下，不管多么的崎岖曲折，楼梯的尽头，阳光一直都在盛开。

登至阁楼顶层，极目远眺，古镇的全貌尽收眼底。天有点灰蒙，又下起了小雨，河水像一条碧绿的绸带，丝滑地穿行于错落有致的万国建筑群中。

小镇在新旧交替下的涅槃重生，穿越岁月的繁华，在历史的变幻更替中，一直坚守着。

## 听风在巷

## 二两榄角

◆罗棠波

周末早晨，偷得半日闲，我决定小显身手，为家人做一餐家常小炒。来到家附近的一间生鲜小超市买所需食材，这里可选的食材不多，但胜在离家近。

来这里买东西的人不少，大家似乎都不太挑剔，选菜、称重、结账，干脆利落，不见讨价还价。初初我十分疑惑，后来妻子告诉我，这家超市的菜价比大超市便宜，而且品质很好，菜鲜肉嫩。

摊档阿姨见我进来，笑着道：“又来买菜啊，今天的白鲮鱼很靓，游水的。”阿姨记性很好，还记得我上次所买的鱼品，很自然就与我搭上了话，并且不知不觉地开始了她的推销。而我也不知不觉地“上了当”——买了两条计划之外的白鲮鱼。看着手中的两尾鱼，我突然想到一道美味菜肴——榄角蒸鲮鱼。

问题来了，我没有找到榄角，赶紧问阿姨：“有榄角卖吗？”

“榄角？”阿姨愣了一下，“这个没有。”

如果鲮鱼少了榄角这个灵魂伴侣，味道将大打折扣。哪里得有卖呢？我心里嘀咕着，耳边突然传来“靓仔叔，你是要榄角吗”，这才发现小超市里不知何时来了位阿姨。阿姨微胖，打扮朴素，脚上穿着一双凉鞋。我潜意识地应了一声“啊”后，和她点了一下头。“我家有，我昨天刚好有买，剩了点，我去拿给你。”我还未回过神，那位阿姨丢下这么一句话，就啪嗒啪嗒地走了。我赶紧对着那个走得有点焦急的背影大声喊道：“阿姨，不用了，我再到别处找找。”

但是，阿姨似乎没听见，转眼就消失在前面的转角处。我短哲思维休克后，百分百确定，我与这位阿姨素未谋面，她为什么要回家拿榄角给我？我转身问摊档阿姨：“刚才那个阿姨，你认识吗？她说要回家拿我点榄角。”摊档阿姨微笑着答道：“不太熟，之前没怎么见过她，就是这段时间偶尔来店转转一下，估计是刚搬到这里的住户吧。”阿姨一边回答我一边整理着货架。

听完阿姨的话，我心里莫名感慨，在紧张城市生活下，人们的步伐越来越快，彼此间交流也越来越少，人与人之间渐渐筑起防护膜，这位阿姨的“热心肠”为匆忙的城市生活带来了丝丝温暖。她那种纯粹的行为打动了，我静静地等着，时不时望着刚才那个方向。

估摸过了5分钟，那个身影还没出现，我心里又纠结起来：等还是不等，万一她不回来，我这不是白白耽误时间嘛。我开始焦急起来，抬头望转角的频次越来越密，最初的那股感动也渐渐被烦躁代替了。

“她会回来的。”摊档阿姨发觉了我的焦急，安抚道：“她早半个钟前拿了只鸡让我们帮忙宰，你看就是这只。”她指了指收银台附近用袋子装好的鸡。

“你们这里还有代宰宰鸡服务的？”我这时候也只好笑着应答，“这只鸡好肥，一看就是只大土鸡。”

“对啊，听那个阿姨说，这是她从乡下拿来上的，好像是要炖给她坐月子的媳妇吃的。”摊档阿姨跟我扯起家常。“你看，来了，来了！”她突然提高声音。

只见刚才那个方向，那陌生而又熟悉的身影出现了，不知怎么的，我的眼中竟湿润了。我连忙跑过去，她也朝我挥了挥手，并举了举手的那个白色塑料袋。她喘着气跟我打招呼：“靓仔叔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”说着，把袋子塞进我手中。此刻，我望着手中的袋子，哽咽道：“谢谢你，阿姨！你真是太客气了，你看着多少钱，我给你。”这时候，我才认真看了眼前的阿姨，她的脸庞上流着点点汗渍，我心中又多了一份尊敬。

“不用。”阿姨连连摆手道：“这是我给你的，你拿着就行，收钱我就不好意思了。”

一番推搡，阿姨终究不肯收我的钱，而是拎起收银台旁的那只鸡，一路小跑离开了。

“阿姨，钱……”我举着手中的钱，看着她转眼就消失在那个转角。看了看手中那袋榄角，又望了望那个方向，我突然不知说点啥好，只留下风中那句：“谢谢你，阿姨！”

这个社会还是善良的人多啊！我心里感慨道，拎着菜，往家赶。

## 四季话语 小暑觅清凉

◆陆明华

元昊澄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写道：“小暑，六月节。月初为小，月中为大，今则热气犹小也。”暑，即炎热，小暑，就是小热。此时，虽未达到一年之中的最热时节，但盛夏的帷幕已缓缓拉开，释放出灼热的信号。

小暑正是荷叶田田的时候，一块连着一块的荷塘，一直铺展到远山脚下，它们的绿与山峰的绿融为一体，去寻一方清凉之地。清晨上班，特意早起绕了趟远路，驱车来到郊区的荷塘看荷。荷塘不大，荷花也不多，满打满算也就二三十朵的样子，却因为种得紧密，一朵紧挨着一朵，挤挤挨挨成了一股气势，所以凝目望去，满眼粉白，一片绿意绵延。站在塘边，荷香袭来，心底立马轻漾起层层涟漪，人便顷刻间沉浸于一种清凉凉爽的氛围里。

站在岸边向荷塘中央望去，碧绿的叶子在蓝天白云的辉映下，苍翠欲滴，分外诱人。而粉色的荷花在红日的衬托下，亦呈现出副别样的娇艳姿态。当此良辰，如能觅一叶轻舟，在花间徜徉，可谓得了美景，又得凉爽。

小暑时节，炎炎暑气扑面而来，稍微一运动，就会生出一身汗。人在其中，不免心烦气躁。因此，寻找清凉消暑便成了首要的事。清代乔远炳有诗曰：“薰风温解引新凉，小暑神清夏日长。”于是搬一把藤椅坐在屋檐下纳凉，听一听蝉鸣声声，燕语呢喃；餐桌上，一盅清淡消暑食物，也是一种享受。西瓜冰镇、苦瓜清炒、绿豆煮汤、乌梅酸汁……炎炎夏日，人们品味甜，不拒绝苦，也喜欢酸，小暑时节里，人们追求的味觉体验，就是要舒张毛孔，

解暑更解馋，无不让你心生清凉之感。

小暑，走出去的风景很美，一个人独处亦怡情。浅握清风小暑茶，闲暇时，欣然打开一小罐，只是洗茶，淡淡的茶香便一下子氤氲了整个书房，冲水、控壶后，再看那杯中的汤色，碧绿清澈得恰似一潭潭春水，顿觉心旷神怡。不由想到宋诗里很出名的一联：“一碗分来百越春，玉溪小暑却宜人。”意思是一碗茶分成几份，才能有春天凉爽的感觉，其实那一碗茶分出的正是几小份悦目爽心的绿色。唐诗里说：“倏忽温风至，因循小暑来。”于我便是“悠悠香茗至，恰逢小暑来”了。

读书遣长夏，乐而忘暑热。暑夜，执一卷诗书消暑，一直是读书人的最爱。虽然消暑的诗书不会生风降温去热，但是在阅读中，如沐浴清凉潭，如饮冰凉清泉，书读到深处，

缕缕书香化作舒爽凉风抚慰心灵，炎热、浮躁和虚妄如云烟顿消，整个人不经意间步入安宁清凉的境界。

我喜欢到古诗词中去纳凉。一首诗词就是一缕凉意，读之沁人心脾。“风蒲猎猎小池塘，过雨荷花满院香，沉李浮瓜冰雪凉。竹方床，针线慵拈午梦长。”这是李重元的《忆王孙·夏词》，寥寥数笔，便勾勒出一幅夏令美图。“夜热依然午热同，开门小立月明中。竹深树密虫鸣处，时有微凉不是风。”这是杨万里的《夏夜追凉》，描绘了一幅夏夜纳凉图：皎洁的月光，浓密的树影，婆娑的竹林，悦耳的虫声，令人平添“心静自然凉”的情趣。让诗心成我心，自然忘了暑热。

小暑虽热，但心若自在，清风自来，暑热亦清凉。

## 诗歌

## 小暑

◆董芹芹

时间在不停地蒸发  
季节的胸膛里盛满了飞腾的火焰  
像一个跌进热恋中的人  
在下一秒  
山盟就会念着海誓  
就会取出骨头里的花朵来爱你

在小暑  
树叶和心事一起卷起了边  
柏油路被抽去了筋骨  
一株白百合吐着日子最深处的白

飞来飞去的蝴蝶  
似乎找回了丢失在风里的守望  
喃喃地说  
花一开  
我们就相爱吧



《白云下……》乐哥 摄

## 时光隧道

## 夏荷擎雨 草木人间

◆陈念新

岭南的夏天来临前总会下一连串的雨，从谷雨下到端午，不停延续，当地人称“龙舟水”。六月，端午后，南风吹来，突然放晴，引来放风的人。

潮头公园位于蓬江潮连岛的北端，在拦河大坝下，多草地和人工湖，夏天的傍晚尽是散步和放风筝的人，嬉戏累了，便拐进坝上的咖啡馆小憩。

咖啡馆的领班，00后小伙，江山人，在广州读大学时游览国际咖啡文化展，受到咖啡师黄策的影响，一直怀揣当咖啡师的梦想。他说，这个公园视野开阔，环境优美又少束缚，所以他来了。

这间咖啡店，在高高的坝上，是一间精致的玻璃屋，视野开阔。敞亮的落地窗外，是屋顶宽大的雨篷，栏杆上妖娆的红玫瑰，滩涂上的蒲葵和落羽杉，然后是流水汤汤的西江。

多次光顾和交流后，领班小伙告诉我，他名字里带“焱”字，让我叫他“四火”就行。

江人在入夏后有个奇怪的规律：早晨阴天，逐渐天晴，酷热；天空积聚大量的水蒸气，到了中午便下过雨。这有点热带雨林气候的影子，大概是雨带整体北移，使得热带的气候渗透至亚热带地区。

中午下雨的时候，公园内空不见人，咖啡店也门可罗雀。这时，四火便在吧台后拿着长嘴壶、手磨磨豆机、白色滤纸，钻研新品；或是看金融新闻和国家地理杂志。见我来了，就陪我聊一会儿天。他说，早上10点开始营业，如果天气不好，生意惨淡，晚上7点就打烩。打烩后会去汽车维修店兼职，直到凌晨才回家。

某日黄昏，斜阳染红了半边天，倒映在西江上，像下了一场胭脂雪。一叶扁舟撑

着长竿，在江中收网，上演渔舟唱晚的戏码，映入咖啡店内。我说，当个渔夫也算逍遥自在，正所谓“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”。四火笑了，说：“生活哪有那么多诗情画意呢？江水像镜子那样反射阳光，渔民打鱼的时候要忍受两个太阳，每次作业都被晒掉一层皮。”

又有一次，时隔个把月再去看他，他形销骨立，从圆脸变成尖脸，吓我一跳。他笑着解释，交了个女朋友，当老师的，想多赚点钱好去约会，结果加班太猛，生了一场病。他腼腆地笑笑：“人还是不能绷太紧。”之后，无客的空他便常到潮头公园散步。

潮头公园的中央是巨大的荷花池，位置较咖啡馆低很多。在坝上俯瞰，6月初，荷花还未开，高高瘦瘦地擎着花骨朵，池边尽是南风吹向岸边的浮萍和荷叶，像大大小小绿

色的泡沫。某日雨后初晴，我和四火绕着池边散步，见荷叶在风中摇曳，一点一点把叶面积水倾泻入湖中，像个摇头娃娃，甚是可爱。一些老叶，缺了一角，摊在水面，倒像一个绿色的心形，空缺的一角却涌入了浮萍，像港湾收纳了泊船。四火问：“浮萍和荷叶是不是一样的？浮萍是小荷叶，荷叶是大浮萍？”我说，当然不是！浮萍无根，荷叶有根，而且根连其他叶子，以及这些含苞未开的花骨朵。他蹲下来，望着那个心形，用手拨着叶荫下倏忽游荡的小鱼，沉思良久，然后说：“想去旅游了。”

7月的一个晴天，咖啡馆的吧台后，站着的是个新人，他告诉我，四火离职了，谁也不知道他将要去哪里。

散步上荷花池，太阳煌煌的，那些花骨朵儿全开了，已然盛夏。

《白沙》版投稿邮箱(仅限本地作者):  
k3502669@126.com  
请注明作者姓名、电话、地址,并附上  
银行信息及账号。字数控制在1500  
字内。